

儿童故事丛书

表扬

胡金芳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剧本共包括二篇作品。

“表揚”是描写少先隊員黃郊，在教室拾了一支鋼筆，他为了取得老师的表揚，就沒有把筆直接交給失主，結果鬧出不少誤會……本剧有力地批判了某些孩子們的虛榮心。

“捉麻雀”是批判一个脫离集体的孩子。

4

表 揚

胡景芳著

☆

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陽路二段宮前里2号）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168 1/32 · 56印張 · 13,000字 · 印數：1—3,000 1959年5月第1版
1959年5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：R10158·6 定價(3)0.10元

493

F4172

目 录

✓表 揚	1
✓捉麻雀	10

表 揚

時間：早晨。

地點：教室門前。

人物：黃郊：男，少先隊員，五年級學生。（黃）

朱星：女，少先隊員，黃郊的同學。（朱）

鐵澄：男，少先隊員，黃郊的同學。（鐵）

趙華：女，少先隊員，黃郊的同學。（趙）

宋伯伯：工友，四十多歲。（宋）

布景：教室橫在操場的一邊，門上掛着“五年級教室”的木牌，從教室旁邊可以通往後面去。

幕啟：宋伯伯捧着夾簽字簿的木板和一大迭信件，走到教室門前，手扶着花鏡，看門上的木牌。黃郊興奮地拿着一支鋼筆，匆匆從教室沖出來，正好撞到宋伯伯手上，木夾子和信件撒了一地，劈里拍拉地響着。

宋：（吃驚地，一面用手去捂信件，一面盯着黃郊）啊呀！小傢伙！你吃了噴氣式，還是吞了火箭炮？怎麼這麼沖？嗯？

黃：（剛想蹲下去，忽又立正）对不起，宋伯伯，我什麼也沒吃！因為我有急事。（忙蹲下幫宋收拾信件）

宋：（整理着信件，用手摸着腿）你这喷气式，差点没把我的老腿骨撞断。来这么早做什么？

黄：（收拾着一封一封的信件，大声地）我今个是来做“看不见的好人”。这就是偷偷地做了好事。比方扫了教室地，还不叫大家“马上”知道。

宋：（点点头）好哇，好哇！可是你不好好去扫地，乱闹什么？

黄：（把信送好，霍地站起来）宋伯伯，怎么能乱给人家扣帽子呢？（把一支钢笔在面前一晃）我在教室捡到一支漂亮的钢笔，想去交给王老师！

宋：怎么！在教室还能捡东西？

黄：怎么不能捡？比如：这支钢笔丢在地上，不知是谁的，怎么办？不得去交给老师吗？

宋：（用手点着）嘿，傻瓜，脑袋笨得都上锈啦。等同学们到齐，一问是谁的，还给他不就结了嘛！真是脱了裤子放屁，多费二遍事！

黄：宋伯伯，我不是傻瓜，您才是真傻呢！比方说，我捡的这支笔，直接交给了那个人，谁也不会知道我是拾金不昧的好孩子，老师更不会知道。

宋：怎么不知道？我就知道嘛！

黄：（反驳地）今个是凑巧，碰上您啦。不然，谁也不会表扬我是拾金不昧的孩子。比如：上次把跳箱搬进体育器材室，那是我第一个发现的，我用的力气也最大。奇怪，校长却表扬了全小队，我的名字连提都没提，（质问地）您知道我

的名字啊？

宋：（談諧地）誰不知道五年級的大學生黃郊。

黃：哼！您也只是知道我的名字，我做的許多好事您一定不知道，同學、老師也沒提過——我上次從操場上撿過一塊石板；我把小刀借給朱星使過，要知道那是我心愛的小刀；有一次我還幫媽媽哄好了哭着的小弟弟；還有一次小雞打架是我給拉開的；還有……

宋：（不耐煩地）行啦，行啦，我全知道啦！你是好孩子，對不對？

黃：（高興地）這些也只是您一個人知道，老師還不知道，當然更不能表揚。

宋：（發現了秘密似地）噢！表揚，表揚，我倒有個好辦法，能叫大家都知道。

黃：（湊上一步）什麼好辦法？

宋：（用手比劃着）你找到這樣大一塊黑板。

黃：那幹什麼呀？

宋：把它背在背上啊。

黃：宋伯伯，您把話說錯啦，您說的是什麼呀！

宋：什麼？是好辦法。把黑板背在背上，上面寫着“黃郊做了一件好事，希望大家表揚！”（搖着身體，擺着架勢，吆喝着這句話）

黃：（不好意思地用手點着）宋伯伯，您真有意思！（剛跑下，又回來）宋伯伯，看見王老師了嗎？

宋：(摇摇头)王老师上街了。(夹着信件从教室旁边走下)

黄：(把下颚抬了几抬，不相信地)嗯，嗯，我到办公室就能找到。(跑下)(稍停)

(幕后，黄郊喊：“赵华！你看见王老师了吗？”赵华答：“没有——”)(黄郊着急地上)

黄：(跺脚)真倒霉，王老师真的出去了。(把钢笔看了又看)这怎么办？(想了一会拍起手来)有啦，有啦！我先把它放在里面口袋里，谁也不叫看见，等王老师回来，我再交给他。反正我这回一定叫老师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好孩子。对，对，就这么办！(把笔塞进里面口袋里，用手按了几下)

(幕后：“你哭什么？慢慢说，怎么啦！”黄郊听到哭声，发楞地向教室那边跷起脚眺望。朱星捂着眼，呜呜地哭着，铁澄和赵华围着她走上)

铁：(严肃地)叫你别哭，你就别哭，女孩子就是好哭！

黄：(抢上前去)朱星，怎么啦？谁欺侮你？走！(拉朱星)我帮你去和他讲理！

朱：(摇摇头晃着身子)没有。

黄：是不是算术题不会作了？不要哭嘛！来，我帮你。

铁：(粗声粗气地)喝！真是帮助人的好学生，不嫌唠叨。她的钢笔被人家给偷去啦！

黄：(震惊地，双手捂住藏笔的地方)偷？

朱：嗯！是小偷给偷走了。

黃：朱星，不能亂扣帽子，凭什么說別人偷了你的鋼筆呢？也可能……

鐵：（急躁地）帽子，帽子，成天戴帽子。你說說看，拿了人家東西，不通知本人，這不是偷是什麼？

黃：你嚷什麼？我也沒跟你講話。

鐵：我也沒跟你講。（兩手抱著膀子站着）

趙：（對朱星）是不是借給誰你忘了？

朱：沒有，我記得很清楚，沒有人向我借，昨天晚上還用來呢！

趙：是不是掉在家里？也許是小弟弟拿去玩去了。

朱：沒有，媽媽把大櫃小櫃都翻了，沒有。早晨我也把小弟弟問哭了，他也沒看見！

黃：（發了一會楞，忽然想起）那你一定是丟在教室里了，我去給你找，保險能找到，不要着急。（往教室走）

趙：我幫你去找。

黃：（驚慌地阻止住）不用，我自己去，我自己去。

鐵：（氣憤地）誰也不用去，方才我們都找了。

黃：杳兒什麼的地方沒找吧？一定在杳兒那兒，我去。

鐵：不用你費心，連桌膛全找了，連個筆桿也沒看見。

黃：（想了一會）一定是這樣，（對朱星）一定是哪個同學檢去交給了王老師，等王老師回來，問他一聲，就會找到。不要着急，現在哪里還有小偷？

朱：不對，方才我上學時，遇見王老師，他說沒有人往他那交鋼筆，叫我到學校好好找一找。（又哭了）媽媽說，要是無

故丢了鋼笔，永远也不給我买了。

(黃郊小声重复着“丢不了”，左右为难地徘徊着)

鉄：也許有人帶錯了。我提議大家檢查一下自己，好不好？

(大家附和着：“同意”，各人都熟練地解开紐扣，將兜布翻吊在外面，石头彈、小刀、彈弓子撒了一地，发出叮鈴當啷的响声。只有黃郊沒解开紐扣)

鉄：(拿着自己的鋼笔走到朱星面前)瞧，这是我的笔，(又扯着翻开的口袋)看，咱是一清二白。(朱星不安地巡視着)

赵：(走上去)朱星，看看，咱也是一清二白。

黄：(吞吞吐吐地)咱也是一清二白，我根本沒有笔。

鉄：噯！你还没解开紐扣呢！

黄：我，我里边，沒有，沒有兜。

鉄：(看出破綻)沒有兜，也得解开看看。

黄：(固执地)沒有兜，我就不解。

鉄：(搶上去)你不解，我来解。

黄：你解？你要侵犯人权，你这是不尊重我的人格。

鉄：(愤怒地)偷人家东西，有人格。不做賊心不虛，我檢查一下，当作游戏，怕什么？咱們互相檢查！

黄：什么也不怕，你这种不道德的行为，我不参加。(扭头急向操場走去)

鉄：(追上去，用手括着臉皮，有节奏地数板)小偷偷，臉皮厚，机枪大炮打不透！好臭，好臭！

黄：(急轉回来，气势汹汹地)你凭什么誣蔑人家是小偷？你賠

我的人格。

鉄：（理直气壮地）不是小偷，想溜走？（上去扯住黄郊的上衣）来，我搜一下好吧！（他和黄郊撕扯起来，钢笔掉在地上）

鉄：（上去抢起钢笔，质问地）这是什么？嘘！嘘！

朱：（过去看看钢笔笑了）这正是我的。

黄：（痛苦地几乎掉下眼泪）不管怎样，我不是偷，你得赔我的人格。

鉄：（嘲笑地）不是偷，是没有人看着拿人家的。

黄：（哭起来）你凭什么欺侮人，诬赖人？

鉄：别拿哭吓唬人，我不怕。小偷偷！

朱：鉄澄，你别乱吵吵好不好？

鉄：（又朝向朱星）喝！忘了你丢了钢笔，央求我帮你找的那个时候啦？现在又来教训我。

朱：你慢慢说不一样吗？

赵：（和藹地向黄郊）不是偷的，笔怎么到了你那儿？

黄：（揉了揉眼睛）我早晨来捡的。

鉄：捡的？捡的为啥不还给朱星？

黄：我想交给王老师。

赵：对，方才黄郊是向我问王老师来。

鉄：嘘！那是打烟幕弹，交给老师，为什么还在他这儿。

黄：王老师不在嘛！（又难过地哭起来）

鉄：哭也遮不住羞，偷了人家的东西，在队会上检讨好啦！

(宋伯伯夹着信匆匆走上)

宋: (大声地) 朱星, 你这小家伙到哪儿去啦? 有你一封信。
(把信递给朱星, 发现黄郊在哭泣, 愕然地) 噫? 小喷气式, 怎么啦? 噢! 是不是王老师没表扬你? 好, 来, 我表扬你。(学着校长的声调) 同学们, 我们学校又出现了一个拾金不昧的队员, 他叫, 他叫(转头向黄郊)叫什么? 啊! 叫黄郊。明天, 他要背上黑板告诉你们。(对黄郊)好了吧, 别难过啦。啊!

铁: (莫名其妙地) 宋伯伯! 您说些什么, 他明明是偷了朱星的钢笔, 您为什么说他“拾金不昧”?

宋: (恍然大悟地) 噢, 原来是你在欺侮他, 怪不得他哭得这么伤心呢!

铁: (不服气地) 我怎么会欺侮他, 他明明是偷了人家的钢笔, 偷偷地放在自己口袋里嘛。笔还在朱星那儿, 您看! 您看!

宋: 这是瞎说。你叫什么名字? 这么横!

(铁澄眼睛眨巴着, 气得说不出话, 黄郊不哭了, 瞪着大眼睛看着宋替他争辩, 朱星、赵华围上宋伯伯)

赵: 宋伯伯, 到底是咋回事, 您别生气, 好不好?

宋: 你们净惹我生气嘛! 这支钢笔是他捡到的, 想交给老师, 可王老师不在家, 这是我早晨亲眼看到的, 这怎么能说是偷。(对黄)别哭了。(又发现铁澄用眼眨巴他)唉! 伯伯说话硬点了吧? 明个我检讨。(大家笑了)

鉄：（想过来，笑了）黄郊，你别生气，好吧？我真以为你是……
可是，你为什么把笔揣在怀里呢？

黄：（臉紅紅地）我，我……

宋：（笑着，用眼瞟着黄）你，你以后改改那个背黑板的毛病吧！别净想叫人家表扬。今天的“表扬”不坏吧？

（黄低下头，微笑着，手搓弄着衣角。大家奇怪地听着叫人难懂的对话）

宋：去吧！别打架。（对黄）你还是扫你那半截地去吧！假“看不见的好人”同志！（笑着走了）

鉄：地是你扫的，我们猜了半天都没猜到，以为是别的年级的同学呢！你真不简单。

黄：得啦，得啦！我一听表扬心里就难过。

（大家笑了）

（幕急落）

捉 麻 雀

時間：初雪的冬天。

人物：白峰：少先隊員，14歲。（白）

江堤：少先隊員，14歲，白峰的同学。（江）

肖東：少先隊員，12歲，白峰的同学。（肖）

白媽媽：白峰的母親，40多歲。（媽）

布景：白峰的家里。室中央放一張桌子，桌上放着白媽媽的縫紉用具。

幕啟：白峰一手拎着書包，一手拖着江堤，江堤又被后面的肖東拖着，踉踉蹌蹌地上。

江：（着急地）啊呀，啊呀，別拉拉扯扯的，有話慢慢說嘛！

白：（把書包扔在桌上）說，当然要說。我嚴正的宣布，我什么事兒也沒落过后邊，輔導員表揚过我幾次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

肖：（尖聲地）知道，知道，誰還沒受到幾次表揚，用不着老挂在嘴邊上。好話說八遍，比大糞還臭！

白：去吧！我也沒和你說話，你搭什麼岔？（向江堤）江堤！這次除四害、講衛生可是件大事呀！團中央、輔導員都號召我們當除四害的小英豪，咱們能落后嗎？我早就想好了，你能想辦法，出主意，咱們倆要一伙，保證……可是，

你要和肖东合伙，他呀！哼……

肖：（辯論地）我怎么样？什么都能干！只是我年岁小，得有人帮助。

白：（冷笑）小？哼！亏你說得出口，小也是少先隊員。人家海娃，年岁和你差不多，在送信时要和你似的再找个伙伴，那还行嗎！

肖：（不服气）你有能力，可你为啥拉着江堤不放，一心跟人家合伙？长嘴是說話的，不是净教訓別人的。

白：我就这样！你不要管我，管你自己好啦。

江：少先隊員同志！不要瞎吵，我們好好研究一下吧！

肖：（去拉江）对！我們不跟他瞎吵！走！我們不在他家。

白：（搶上来拉住江）走？走不了。

江：（掙扎着）干什么？干什么？

（肖和白沒听江的話，繼續爭奪，肖力量小，手撒开了，白沒防备，就往后退几步，臂肘碰在桌上，桌上的东西，撒个满地，发出一陣嘩嘩啦啦的响声。白媽媽聞声，手握扫地笤帚上）

媽：（吃惊地）怎么啦？啊！（指白峰）你又在跟同学吵架。

江：（解釋地）不，伯母，我們在核計事情。

白：（理直气壯地）队部号召我們除四害，自願組織小組。我要和江堤合伙，可是（指着肖东）肖东也要跟他合，还追到我們家来吵鬧。

肖：我不是吵鬧，我是和你講道理。

媽：(撿書包、東西)對！不要吵！同學們和和氣氣的，跟誰合伙都一樣。大家在一起高高兴兴地捉老鼠、打麻雀，多有意思！（下）

江：(高兴地)對！伯母說的對。在一起，我們三個人在一起合伙，好不好？

肖：(拍着手)好！好！我們三個人合伙。

白：(搖搖頭)那不合适。輔導員不是說最好兩個人一組嗎？

肖：可是輔導員也沒說三個人一組不行啊！

白：我看三個人一組不好。

江：(奇怪地)怎么不好？

白：這道理很明显！主要是除四害的效率低。比如：捉住十只麻雀，若是兩個人，每人能分到五只；可是三個人連四只也分不上。

肖：嘿！你真笨！人多力量大，捉的也多呀！

白：多？若是麻雀、老鼠都被別人捉淨了呢？

江：(憋不住笑)捉淨才好呢！我們的任務就是讓四害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讓它斷子絕孫呀！

白：(失望地攤開雙手)不過，榮譽紅旗就得上不了。

肖：(氣極了)呸！“紅旗”“名譽”，你這個自私自利的傢伙，請我跟你合伙，我也不干。(扭轉頭就走)。

白：你怎么隨便罵人？

江：(追肖)肖東，不要急！（被白一把扯住）

白：算啦，別追了，他願走就走唄。走了更好，我們倆合伙，再

沒有人搗亂了。

江：（果斷地）不，我們除四害，絕不是單單地為了“紅旗”“表揚”！

白：可是，得紅旗，受表揚，畢竟是先進的標志呀！

江：少先隊員不能為了得到表揚，拋開自己的小同志！

白：他一個人也可以自己除四害呀！

江：那好吧！一個人也能除四害，你一個人去好啦！我去找肖東。（往外走）

白：（忙過去攔住，自語地）我一個人可怎麼辦呢，一點門路也沒有！（向江）好啦！就算我考慮的不周到，三個人就三個人！你說說，咱們明天怎麼干吧！

江：那好！我早想過，我們早晨去蒙井，堵麻雀的老窩。白天去翻稻草垛，灌鼠洞。晚上用手電去照麻雀，一照它就迷糊了。

白：（拍著手掌）真好，真好。早晨得幾點鐘？

江：得三點半左右。

白：那麼早，天還黑黑的呢！

江：蒙井就怕天亮呀！

白：（不解地）天亮，看麻雀不是更清楚嗎？

江：不，天一亮麻雀都上山尋食去了。你蒙上井不是白搭工嗎？

白：（羨慕地）江堤，你知道的道理真多，我要有你那些知識，老師一定更喜歡我。噢，那得用什麼蒙呢？

江：什么都好，比如渔网、床单、被子。

白：好！明天早晨，咱们一起去。倘若一下子蒙住百八十只，往学校一交，全体队员一定为咱们祝贺，辅导员一定说：白峰、江堤，还有肖东，你们是除四害的先鋒……

江：别当理论的巨人，行动的矮子。事儿没做先不要吹牛。

白：（不满地）我怎么是吹，我要争取做的比说的还好。你知道，过去，我什么事也没落后过。上次劳动借工具，我一个人就借了四件，还上过黑板报呢！

江：不怨肖东批评你，你总是好吹嘘自己的优点！

白：你怎么也象肖东一样诬蔑人？我这是实事求是，有什么不好。你不要从门缝看我！

江：好，好！咱们看行动。明天早点起来做好准备，我和肖东来找你。好吧！（摆摆手下）

白：（向江堤背影）哼！我白峰受谁小看过？你们小看我？吓！明天早晨……（想了想）好！就这么办！我早一点起床，先去把井蒙住，捉它个三十只二十只的。对，叫他们看看白峰创造的奇迹。（向幕后）妈妈！明天早早招呼我，我有顶要紧的事。（妈妈在幕后答应，白乐呵呵地哼着小曲下）

（暗转）

（第二天早晨，鸡叫之后，白峰挟着一床大棉被，打着哈欠，揉着眼睛上，随后妈妈也跟上来）

妈：小峰，你疯啦？这么早，你去做什么？咦！还拿床大棉被